

记忆深处

雪夜送产妇

朝花夕拾

小舅的婚礼

1976年冬的一天,年根儿将近,天气格外寒冷。人们早早就上炕睡了,整个村子静悄悄的,只有偶尔几声狗吠划破沉寂。

夜里十一点左右,我家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,还有人喊我名字。我翻身爬起,开门把来人让进屋,是附近的一位老人。微弱的煤油灯映着她满面愁容,老人额头的皱纹拧成一团,眼眶里噙着泪。原来她的儿媳妇难产,折腾了一天一夜也生不下来,她怕再拖下去出意外,急忙来向我求助。那时我是村里的队长,当即说道:“行,我找人套牲口,送她去医院。”在当时的农村,马车已是最好的交通工具。

寒风凛冽,冻雪纷飞。我心里盘算着,最近的医院也在八里外,一路都是高低不平的土路,难保不出意外,多去几个人能有个照应。可是,这家人的口碑向来不好,老太太因为家里有人在外上班,便自恃有点势力,平日里总是傲气十足,说话爱占上风,还爱贪小便宜。分地时没人愿意和她家为邻,她总想着多占点地边。所以,很多人都不愿和她家来往。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,也顾不上这些了,我只能赶紧喊人。出乎我意料的是,不等我开口动员,大伙就纷纷说道:“赶紧走吧,赶早不赶晚。”话音落,大伙就往牲口棚去套马车,套好后回来扶孕

妇上车,给她捂好被子,便匆匆上路了。

路上格外难走,脚下一步一滑,小米粒似的冻雪落到脖子里,冰凉刺骨。所有人都缩着脖子、弓着腰、身体前倾、手揣在袖筒里,还时不时把腰里的草绳紧了又紧。走到半路,遇上一座新修的桥,桥面很陡,牲口拉着马车试了好几次,怎么也上不去,到后来牲口索性犟着不肯往前挪。没办法,一个邻居赶紧跑到村边抱来一捆棉花柴,铺在桥面上,大伙连推带搡,才总算把马车弄过了桥。赶到医院时,已是夜里两点。医生检查后说,幸好送来得及时,这种情况在家接生,实在太危险了。一个小时后,产房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啼哭,母

子平安。

产妇和孩子留在医院,我们便动身往回走。寒冷的北风在耳边呼呼作响,雪粒打在脸上,刺得人睁不开眼。一位邻居叹道:“哎,人活着不能太较真,她平时做得不对,咱要是也计较,反倒显得咱不懂事了。”天依旧寒风彻骨,可我的心里却涌上一股暖意。我真切地看到了人间的大爱,看到了乡亲们那朴实而宽广的胸怀。

陈剑/文

编辑提醒: 本版来稿要求内容与本人相关,真实、可信,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:limengcts@sina.com

图说往事

送战友



1986年深冬,驻石某部队奉命开赴云南边境执行任务,我当时在地方武装部门任职,特意赶往车站为战友们送行。当官兵悉数登车,火车即将启动时,我在车厢窗边瞥见一个身穿便装的身影,正探着头向外张望。定睛一看,竟是我的老战友——曾在部队宣传部门工作、后来转业到地方党报任编辑的范文俭同志。我急忙上前,隔着车窗与他紧紧握手。

这张照片中,我身着军装站在车下,正与车上的范文俭握手分别。

李培育/图文

似水流年

1958年至1965年,我们一家暂住在西焦村。父亲凭借精湛的木工手艺在周边村落做工,日子虽不宽裕,却安稳平和,一家老小相守相伴,满是烟火温情。1962年7月,父亲突发脑溢血离世,我们家骤然遭受重创,仿佛天塌了一般。此时,瘦弱的母亲与19岁的哥哥毅然扛起家庭重担。哥哥下面有我们四个妹妹,还有年仅四岁的小弟。哥哥每月的工资寄回家,既要维持日常开销,又要偿还父亲治病欠下的债,所以每一分都要精打细算。

作为家里的长女,我深知家境艰难,于是主动

军旅生涯

1966年新春刚过,雨水将至,我们营部指挥排的战友们盘算着去年开垦的半亩荒地种些什么。在司务长主持下,大家一致决定栽种大蒜。司务长从辽宁老家带来优质紫皮蒜种,我们利用早晚闲暇时间种下。当年风调雨顺,七月丰收,收获的带秧大蒜足有四五百斤。如此多的蒜,为长久保存并改善伙食,我提议腌制大蒜。

“腌蒜流程你懂吗?”司务长问道。我拍着胸脯保证,十多岁时在冀中老家便腌过蒜,对此轻车熟路。司务长见我胸有成竹,便将腌蒜之事全权交

我们有家了



放弃升学机会,工作挣钱为母亲分忧。母亲也先后做保姆、卖豆腐、刮煤渣挣钱养家。

1965年春节刚过,哥哥便响应号召,奔赴四川渡口三线建设基地。哥哥走后不久,工地留守处开始招工,15岁的大妹主动报名。妹妹身形瘦小,体重不足70斤,招工领导知晓我家困境,心生怜惜,破格

录用。大妹也远赴四川渡口。3月,留守处派车帮我们回家从西焦村搬到广安街家属东院,至此,我们结束了在西焦村七年居无定所的漂泊日子。

那天,母亲拿着钥匙打开属于我们自己的家门,眼眶泛红:“我们终于有家了!”一句话道尽多年的辛酸与期盼。随后弟弟妹妹顺利转入子弟学校就近读书,母亲也在工厂找到稳定工作,家中日子渐渐走出阴霾,稳步向好。

一晃六十余载过去了,那些艰难岁月、坚守时光、苦尽甘来的温暖,都化作了我心中永恒的记忆。

李志敏/文

腌蒜

由我负责。腌蒜需要的糖、醋等调料准备就绪,两名战友打下手。我们挑出个头大、无霉变的紫皮蒜,切秧去根,然后剥去两层老皮,用清水浸泡一至三天,换水去辣,再暴晒三天晒干水分。我从炊事班寻来一个小水缸,用开水烫洗消毒。无油渍的大铝锅中放入六斤清水,加酱油、料酒、白糖、陈醋、花椒、八角、陈皮、姜块和食盐,慢火熬一小时,晾凉后倒入缸中,以没过蒜头为准,然后密封置于阴凉处,一周后开封,蒜香扑鼻,浅褐色的蒜头浮于汤汁中,让人垂涎。炊



事班将腌蒜分入餐盘,酸甜开胃,战士们吃后赞不绝口。兄弟连队闻讯羡慕不已,司务长便让我再腌一缸分享。次年,兄弟连队腌蒜时,还特地请我去指导。

一晃六十载过去了,在军营腌蒜的经历,至今想来仍回味无穷。

孙连杰/文

20世纪60年代中期,我刚上小学二年级。一天,母亲笑着对我说:“下周你小舅结婚,咱们全家去姥姥家喝喜酒。”一听要去姥姥家,我心里顿时乐开了花。我们特意提前一天赶到了姥姥家。

姥姥家的小院里,早就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。几个小伙子满院子追着一头肥猪跑,吆喝声、猪的哼哧声混在一起,热闹极了。很快,院子里便飘起了肉香。另一边,几位手脚麻利的年轻妇女正忙着布置新房,她们在南北大炕中间挂起一条艳红的幔帐,隔出一方小小的独立空间,透着十足的喜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我们几个孩子就蹦蹦跳跳地跑到村口,眼巴巴地等着迎接新娘。太阳渐渐爬上山头,远处传来“哒哒”的马蹄声,一辆大马车慢悠悠地驶了过来。车上挤着不少人,正中间坐着一位穿红衣、着红裤的俊俏姑娘,那就是我的舅妈。

我们欢呼着,跟着马车一路小跑回了姥姥家。小院门口早已备好鞭炮,马车刚停稳,鞭炮便“噼里啪啦”炸响,锣鼓也敲得震天响。舅妈在众人的簇拥下,羞答答地走进了那间挂着红幔帐的新房。

小院彻底沸腾了。几张八仙桌一字排开,桌上摆满了喷香的菜肴。乡亲们围坐在一起热闹地吃席。那个年代,村里人难得沾荤腥,一桌菜眨眼间就被一扫而光,紧接着又换上新的酒菜,招待下一波客人。小院外,等着吃席的队伍排得老长。

夜幕降临,喧闹了一天的小院终于静了下来。新房的窗上挂起了薄窗帘,红幔帐也被严严实实地拉好。我们几个孩子好奇,踮着脚尖、蹑手蹑脚地凑过去,想瞧瞧里面。谁知被姥姥逮了个正着:“你们几个小兔崽子,赶紧走开!”姥姥笑着拿起墙角的笤帚轻轻挥过来赶我们。怕我们再捣乱,她干脆搬了把椅子,坐在外面守着。

一晃多年过去了,姥姥和舅妈早已不在人世,可那场热热闹闹的婚礼,却像一幅鲜活的画,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。 赵民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咨询电话:0311-88629437、88629317